

(美) 哈罗德·罗宾斯 著 张卫东 译

模特儿介绍所



长江文艺出版社

模特儿“介绍所”

张卫东 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Harold Robbins
79 PARK AVENUE

根据New English Library Limited,
London, 1987年版译出

模特儿“介绍所”

〔美〕哈罗德·罗宾斯著

张卫东 译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1.5印张 2插页 244 000字

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4次印刷

ISBN 7—5354—0035—3/I·33

统一书号: 10107·550 定价: 2.00元

印数: 315 001—490 000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社会题材小说，曾被评为新英格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的24本“最畅销书”之一。

姿色迷人的女主人公玛丽安出身贫寒，父亲在一次事故中丧生。正值豆蔻年华的玛丽安虽处逆境却不甘贫困，作了舞女，挑起了一家老小的生活重担。母亲去世后，垂涎于她的美貌的继父施用暴力奸污了她。因持刀报复，她被送进了女子教养院。

面对严酷的社会现实，她曾希冀过的梦想破灭了。释放后她先后当过黄色舞会的舞女、妓女。后来又在纽约开办一家模特儿职业介绍所，其实是以介绍模特儿为幌子组织卖淫活动。

负责此案调查的检查官凯斯是玛丽安青少年时代的朋友，法庭上的再度相逢，在两人心中荡起了惆怅之情和对往事的回忆。本书以此揭开帷幕，以三部曲的形式倒叙了女主人公的坎坷遭遇和堕落过程。透过女主人公的命运，读者可窥见到那个充满罪恶的社会的腐败和劳动人民的艰辛。

全州起诉玛丽安·弗赖德

我把车开进刑事法庭对面的停车场，没等车子熄火，侍者就为我打开了车门。我从身旁座位上拎起公文包，不慌不忙地跨到车外。以往，我可没享受过如此厚遇。

“今天天气真好，凯斯先生。”侍者对我说着，尾随我向停车场出口处走去。

我抬眼望望天空，对于喜欢十二月总是阴云密布的天气的人，这确是个好天气。我点点头：“是的，杰里。”

我止住脚步，看了他一眼。他满脸堆笑。毋庸置疑，他已全知晓了。我恍然大悟，难怪我今天得此优待。

“谢谢。”我对他说，然后朝对面的法院走去。我自己也不不过在二十分钟前才知道此事，那是在八英里以外哈克尼斯馆区一家医院的病房里。可在这儿，他们却已得到了消息。

老头子靠在枕头上，肉体的疼痛使他脸色灰白。当时，我正站在病床的另一端。他对我说话时声音显得很沉闷，“迈克，你得把这事承担起来。”

我摇摇头：“不行，约翰，此事我不能接受。”

“为什么？”他甚至有点不安地问。

“这你知道，”我略微犹豫了一下又接着说，“还是让别人来干吧，你手下有那么多助手，为什么非我不可呢？”

他软弱无力的声音突然变得尖锐起来。“为什么？就因为他们无非都是些政治上的庸人！你是我唯一的心腹，我花钱雇佣你也正是为了让你为我效劳。其他人无论谁我也不放心。这些你都清楚。”

尽管我知道他说的并不是真心话，可我没吭声。自从汤姆·杜威当上地方检察官以来，院里唯一带有政治色彩的就是约翰·德威特的勃勃野心了。其他所有的政治派别都已销声匿迹。

我无法回避他凝视着我的目光。“你还记得当初你到我这里来的时候吗？那时你还是个警官，鞋底足有一寸厚，手里捧着法律系毕业证书。你甚至用你那有意思的真名米勒德·凯斯称呼自己。当你说想在我这里谋个职位时，你是那样吞吞吐吐，笨嘴拙舌。我问你为什么要在我这里工作，你还记得你当时是怎么回答我的吗？”

我当然记得，只有那一次我没有用人们习惯称呼我的名字——迈克。我默默无语。

“让我告诉你当时你是怎么回答的吧，”他从枕头上抬起头来，“你对我说：‘我是个警官，杰克逊先生，我将忠于法律。’”

“我相信这是你的肺腑之言，才同意留你在我这儿工作，”他的头疲惫地落在枕头上，声音也低落下来，“可你现在却想背叛我。”

“我并不想背叛你，约翰，”我赶忙分辩道，“我只是不能受理这宗案子。这对我不公平，恐怕我对你也不会公平。”

从一开始我就这样告诉过你。”

“我那时不曾为你担心，现在也依然不为你担心。”他动情地喃喃低语道。他把脸扭向一旁，顿了一下又说：“这该死的阑尾炎！它就不能等几个星期再发作？”

我情不自禁地笑了。老头子真会耍花招迷人。“你知道医生是怎么说的，这次他可是爱莫能助了。”我深表同情地对他说。

他忧郁地点点头，“这些医生对你们并没有什么。可这偏偏发生在我一生中遇到的最重要审判案就要开庭的时候。”

我懂得他的意思。再过几个月，全州的政界人士将麇集于密室。当他们敞开窗户时，随着飘逸出的烟草味和威士忌酒味，下一任州长也就内定出来了。

老头子本来早就把日子掐算好了。既不会太早以免他们忘记他，又不致太迟以至他们已做出决定。可如今他怯懦了。对他有利，也同样对别人有利，而他却不想冒险。

他从病床上望着我，目光中流露出难言的悲哀。“迈克，”他低语道，“你历来就不同于别人，你几乎……嗯，几乎就象我的儿子一样。你是我的希望。院里所有人中，只有你才使我感到骄傲，我的孩子。

“我已到耄耋之年。尽管我有我的计划，但这些计划也许会付诸东流，那时我唯有认输，这是上帝的旨意。”他缩在医院发的白棉布长睡衣里的肩膀微微抖动了一下。顿了一下，他语调激昂地对我说：“可我决不能让那些卑鄙的狗娘养的投机分子踩着我的肩膀往上爬！”

我们俩相视良久，默无一言。“迈克，为了我，到法庭上去吧，”他恳求道，“你可以随心所欲，别人都听你的。

你可以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你甚至可以向法院要求撤回控诉，就说我们尚未做好准备。如果你愿意，把我当傻瓜都行。我决不见怪。只是别让那些小丑得势。”

我深深地叹了口气，明白自己被征服了。我知道他说这番话是言不由衷，可怎么都一样。他自私、狡诈、唯利是图。我眼睛湿润了。尽管他满口谎言，可我还是那样地爱他。

他也知道已经说服了我，脸上浮现出笑容，“迈克，你答应我了？”

我点点头，“是的，约翰。”

他把手伸到枕头下面，抽出几页打印好的纸。“关于陪审员，”他说，声音又坚强起来，“要当心第三号……”

我打断了他的话，“陪审员的事我已经全知道了，我看过会议记录。”我向门口走去。打开门，我又回头对他说道：“另外，你答应让我放手去干的，可别忘了！”

我还没来得及登上法院门口的台阶，记者们就朝我拥了上来。我暗自苦笑了一下，从他们中间挤过去。老头子一定是等我一离开病房，就向这边挂了电话。

“据说由你来代表地方检察官，基斯先生。这事确实吗？”

即令不是由于我这会儿心事重重，他们也别想从我口中抠出什么来。我不喜欢别人把我的名字读作“钥匙”，我叫凯斯，和“眼睛”的发音押韵^①。我径自往前走。

^① 凯斯名字的发音与“眼睛”(eyes)押韵，如读作“基斯”(keys)，即为“钥匙”之意。

他们跟在我身后，七嘴八舌地问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在台阶上停住脚步，举起双手。“伙计们，让我喘口气，”我恳求他们，“你们晓得我今天早晨才度假回来。”

“是否地方检察官前天住院前给你拍了电报？是否当时休庭就是等你赶回来？”

我穿过旋转门，向右拐，经过印刷室向电梯走去。这时闪了几下镁光灯，照得我眼前现出眩目的粉红色光点。在电梯门口，我转回身，对他们说：

“先生们，午休时我们将发表一份声明，那时我将乐于尽力回答诸位的全部问题。可现在不成，我在开庭前需要独自待一会儿。”

我迈进电梯，侍者把记者们关在门外。到七楼，我出了电梯，朝大厅尽头我的办公室走去。

乔尔·雷德正在办公室里等我。他伸出手向我迎上来，“吉星高照啊，迈克。”

我握住他的手。“谢谢，乔尔，”我说，“但愿将来也吉星高照。”乔尔就是老头子所说的那种人。他仅年长我几岁，聪明、刚愎自用而又踌躇满志。

“老头子情况怎么样？”他问。

“你还不知道，”我说，微微一笑，“总是牢骚满腹。”我走向自己的办公桌。

“听我说，那天医生告诉他情况不妙时，你要在场就好了，”他在我身后说，“他差点没把医生的脖子拧断。”

“我想象得出来。”我说，顺手把帽子和外套扔在办公桌对面的凳子上。我坐在椅子上，望着他说：“我并非要插手你的事，乔尔。”

他肋肩谄笑。“哪儿的话，迈克，”他急忙说道，“无论怎么说，当时是你和老头子一起搞的调查。这我心里清楚。”

我心里也很清楚。一旦事情出点差错，他总是事先为自己摆脱干系。这并不是说他想染指此事，他有出风头之心，却无冒风险之意。“亚历克在吗？”我问。亚历克·卡特同乔尔一样，在法庭上是老头子的支持者之一。

“你知道亚历克的习惯，”乔尔淡然答道，“可他把老头子写的备忘录放在你桌子上了。”

我熟悉亚历克。他患有神经性肾炎，上庭之前，他大都呆在厕所里，可一到法庭上就没事了。我低头看看桌面，桌面上摆着打印得整整齐齐的备忘录。

我抬起头望了乔尔一眼，他立即明白了我的意思。他在院里比我多工作过五年，用不着我对他下“逐客令”。

“我就在我的办公室里，迈克。有事尽管吩咐。”他说。

“谢谢你，乔尔。”我回答说，看着门在他身后关上。我从衣兜里掏出香烟，点燃一支，然后将目光投到桌面的文件上。

起诉书就在这叠文件的最上面。我把它拿起来，准备阅读。我转动了一下椅子，让来自背后窗户的光线直接照到手中的文件上。纸面上，几个漆黑的字跳入我的眼帘：

纽约州人民起诉
被告玛丽安·弗赖德

我突然感到心被揪疼了，这件事终于发生了。过去的全

部努力都付诸东流，我现在无法逃避了。我闭上眼睛，暗自后悔不该让老头子把我拖到这里边来。这太根深蒂固了。

我深深地喘了口气，想摆脱掉心头的愁思。我不知能否永远摆脱掉她，与她第一次邂逅时的情景至今仍记忆犹新。那好象已是千百年前发生的事了，可又并非如此遥远，而是发生在1935年的夏天。

还记得那个令人忧心忡忡的季节吗？仲夏时节，暑气逼人的天气宛如一口大蒸锅，沉重地笼罩着劳作了一整天而心力交瘁的人们。我父亲也不例外，两年的房管员工作使他过早地衰老了。

我当时也在帮家里挣钱，在86号大街和列克星敦大街毗邻的拐角处的报亭打杂。每个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上午都在那里整理多版报纸。星期六晚上九点上班，一直干到次日上午十点半。我那时才16岁，母亲坚持要我做弥撒，所以上午下班后在回家的途中，我总是赶到圣奥古斯廷大教堂参加十一点举行的弥撒。

那个星期日也不例外。弥撒快要开始时，我赶到了教堂，蹑手蹑脚地走到后面一排几乎没人的长凳前坐下，并且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刚睡了一会儿，就觉得旁边有人用胳膊肘轻轻推我。

我机械地往后让了让身子，让刚到的人到长凳里面去。可那只胳膊仍在推我，这次我睁开了眼睛。好一会儿，我才明白过来。我屏住呼吸，让她们过去。

对那个年长的妇人，我不屑多看一眼，她那已经褪色发灰的黄头发和那副疲惫不堪的面孔丝毫不使我感兴趣。她从我面前挤过去，嘴里嘟囔着什么，大概是在向我道歉。可那

姑娘——她的女儿，却使我神魂不定。

她肩上披着波兰人特有的淡黄色的头发，象金子样熠熠生辉；嘴宽而棱角分明，显得放纵任性，富有性感；猩红色的嘴唇似张似合，微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她的鼻子很窄，几乎可以和古希腊美女相媲美。高高的颧骨下面，鼻孔变阔；眼睛描成褐色。

她那双圆圆大眼好似秋水明月。褐色的眸子里荡漾着青春的活力。这双眼睛流露出热情、颖慧的光芒和某种我还无法懂得的情欲。它们只需瞟你一眼，便可令你为之倾倒。这双眼睛敏锐地追逐着你；又似一道无形的屏障，深不可测。不知何故，褐色的眼睛对我总是个谜。它们不象蓝色的眼睛那样单纯坦荡。

她经过我面前时一直望着我。我觉得好似有无数道微弱电流通遍全身。她母亲尽管肥硕无比，过去时都没有碰到我。可她却轻轻撞了我一下。

“对不起。”她低声道歉，嫣然一笑。

我嗫嗫嚅嚅地回答了一句什么，但被淹没在教徒们跪在长凳上时衣服发出的窸窣声中，我跪下时望了她一眼。

她已经跪下身，双手拘谨地握起放在前面的栏杆上，目光低垂。在她另一边，她母亲把头沉重地垂在紧握的双手上，用某种外国口音祈祷着。我的目光又回到那姑娘身上。

她那件薄棉布夏衣紧紧地绷着她的肉体，身上散放出温暖的馨香。腋窝下浸出慢慢漫延的汗迹。

我合上眼睑，想收拢心绪潜心祈祷。片刻之后，我觉得心头安宁多了。如果我不睁开眼睛，情况就会好得多。我感觉到身旁那姑娘挪动了一下身子，把大腿轻轻贴在我腿上。

我睁开眼睛，脱视着她。她似乎并未觉察到，仍在闭目祷告。我屏住呼吸，稍稍移开一点儿。她依然闭着眼睛，也随我动了一下身体。我已到了凳子的边缘，不能再挪动，否则就会摔到通道里去。

我竭力一动不动，把思绪集中到上帝的天堂里去。可我依然神不守舍，魔鬼就在我身边。

祈祷终于结束了，跪得腿疼的教徒们陆陆续续站起身。直到这时，我方敢睁眼看她。

她并未看我，而是呆呆地望着前面。我刚要离开长凳，她却已经走到我的前面。

我在长凳上向后靠去，可她也停住脚步，和我一起向后靠。

我瞠目结舌，她却有礼貌地微笑着，让她母亲先过去。她靠在我身上，待她母亲走进通道后，才慢慢转过身来。

我盯着她的眼睛。她的目光中含着揶揄的笑。我还是头一次见到会这样发笑的眼睛。我心头顿时燃起一股难以忍受的怒火。她咧嘴笑了。蓦地，我听到了她的声音，尽管我敢发誓她的嘴唇根本就没有动。“痛快吗，迈克？”她悄声说。

直到她的身影消失在通道里拥挤不堪的人流中时，我才意识到，原来她知道我的名字。

我步履缓慢地沿通道向上走去，心里百思不解。她究竟是谁呢？要是我后来永远也解不开这个谜，我可能生活得更轻松些。

我收住纷至沓来的思绪，手里仍捏着那份文件。无论如何总得读一下，再过四十分钟，我就要站在法庭上了。为了

集中精力，我开始逐字逐句阅读这份起诉书。

我们从侧门进入审判大厅。当我们向右手一张桌子旁自己的座位走去时，大厅里突然变得鸦雀无声。我没有抬头观望，不愿让大厅里的人看出我为他们无止境的好奇心而感到愤慨。

我背朝听众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把文件在桌面上摊开。我感到越来越紧张。从某种意义上讲，打官司就象参加职业拳击比赛一样。我轻轻地舔了舔嘴唇，希望能使自己忐忑不安的心情松弛下来。

为了能听到自己的声音，我问乔尔：“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他望了一眼墙上的大钟，说：“快十点了。”

“很好。”到法庭传被告还有不少时间。我偷偷瞥了被告席一眼：那里还没有人。

乔尔发现了我的目光，“维托总是拖到最后一刻才出场，好让自己入场时成为全场注目的对象。”

我点点头。维托精于此道，是纽约最有声望的刑事律师之一。他身材魁梧，相貌堂堂，一头总是乱蓬蓬的灰发，一双炯炯有神的蓝眼睛。他打官司几乎是场场必胜，工作兢兢业业，我们院里所有的人都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忽然间，我背后的人群中传来一阵嘁嘁喳喳的骚动。紧接着大厅里又闪了几下镁光灯。毋庸回头，我也晓得他们就要沿通道走下来，那些窃窃私语声明白无误地证实了我的判断。

我抬起头，朝那边望去。他们刚走到围栏处。维托已推开

门，背朝我站在那儿，让他的辩护委托人走到前面。当她抬起头向他致谢时，她发现了我。

她的眼睛微微睁大了，这一次我才开始探索到了这双眼睛深处的奥秘。它们把我带到了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目光匆匆一碰，紧接着她转移了视线，向自己的座位疾步走去。

我的目光追随着她；永远也忘不了她走路时那种从容不迫、温文尔雅的身姿。她穿着透明尼龙丝袜的削瘦脚踝闪着光亮。她着一身黑色素装，外披一件蓝色绒布衫，耀人眼目的金色短发卷曲着高耸在头顶。她仪态端庄地坐在椅子上，用手理了一下膝部的裙子。维托在她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接着两人便开始交谈着什么。

乔尔压低嗓音在我耳边说：“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女性。”

对于他那赞誉的语气，我只点了点头，没有吭声。

“这一定是今天法庭里的人的共同想法。”他仍在喃喃咕咕。

我使劲压抑住心头的愤慨，不让它显露出来。问题就在这里，过去也是如此。她就是那种类型的女人，不论走到哪儿，她所具有的女性美始终为人们所瞩目。没有一个男人会对此熟视无睹。

“仅仅由于一个女人出于本性的所作所为就对她备加审讯似乎有些太不近情理了，”他假惺惺地笑着说，“据我所知，干这种事是她的嗜好。”

我终于怒不可遏了。“你怎么了，乔尔，”我冷冷地说道：“这是法庭，不是赌场。”

看到我的眼睛，他欲言又止，把目光转向桌面上的文

件。我掏出铅笔，在稿纸上心不在焉地乱写乱画着。亚历克用胳膊捅了我一下，我抬起头来。

亨利·维托正向我们的桌子走来。他那走路的神态告诉我，他已胸有成竹。他径直走到我面前，低头望着我，自信地笑着问道：“迈克，老头子的情况怎样？”

“还算可以，汉克。”我也笑着答道。

他的声音尽管压得很低，但却完全可以传到记者席那儿：“突然患了阑尾炎，他可真是因祸得福。”

我也不甘示弱，提高了嗓门，以便让那些人听到我的回答：“可你老兄却因此而获益匪浅啊。”

他仍然不动声色地说：“如果他能当上州长，迈克，他可要对你感恩戴德了。”

我慢慢站起身来。维托个头高，可我比他还高。我光着脚就足有六英尺二英寸高，肩宽体阔，再加上个塌鼻子；与我这丑陋的外貌一比，他可就显得脆弱多了。他仰头望着我，我冲他一笑，“汉克，谢谢你的恭维。我想等打完这场官司，你也会说我是当之无愧的。”

他脸上仍然挂着笑容，却没有再说什么。既然我没有让他在听众面前占上风，对他来说自然也就没有谈下去的必要了。他抬起一只手充满信心地挥动了一下，转身朝自己的桌子走回去。我目送着他经过法庭，尔后才又坐了下来。

乔尔俯首对我低声说：“迈克，犯不着和他斗气。”

我冷冷一笑：“我不会的。”

“你刚才站起来时的那副样子，我以为你要狠狠给他一下呢。”亚历克从另一边悄声对我说。

我微微收敛起笑容，说：“我刚才确有此心。”

“我一看你的脸色就知道……”亚历克的话被小槌子的敲击声打断了。

我们站起身来，大厅里传来衣服的窸窣声。法官正步入法庭。彼得·阿米利是个矮胖子，当他朝法官席徐步走去时，他那身黑色的法衣、小天使般的面孔和光秃秃的脑袋越发使他看起来活象个玩偶。就座后，他用很快的动作抓起小槌子，敲了一下面前的桌子。

大厅里响彻书记的声音：“肃静，肃静，本法庭第三次会议现在开始。由法官彼得·阿米利阁下主持。”

这时刻终于来临了，如今一点退路也没有了。裁判已上场，角逐即将开始。刹那间，我紧张的心情消失了。从此刻起，我将屏弃所有的烦恼，不为往事所折磨。我现在无暇顾及这些了，工作在等待着我。

稍停片刻，法官点头示意。我站起来，缓缓越过法庭走向陪审团。我经过被告席时，她依旧低着头，但我心里清楚她在用眼角观察着我的一举一动。我在陪审团前停住，让他们有时间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一番。

稍顿了一下，我开始从容不迫地发言：“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此时此刻，我感到自己是一名代击手，被派上场替戴玛吉奥击球。可是有谁……”我停顿了一下，待大厅里响起的哄笑声安静下来之后，才又说下去。“可是谁能比得上戴玛吉奥呢？”我自己回答说，“无论谁也不能。”

我逐渐收敛起脸上友善的微笑，“但是，纽约州的人民有权代表并保护他们选举出来的官员。纽约州人民，通过他们尊贵的陪审团，借以确凿的证据对某位违反本州法律及尊严的人向本法庭提出起诉。为此，我恭候你们的恩准，尽管我不